

◇青春纪事

## 青春“燃吧”

[镇江]童晔

高中同学阿余在城东的一角新开了一家日料店,取名“燃吧”,刚盘下店面的时候,他曾邀我去过,我见地段较偏,行人寥寥,劝他赶紧搬到市口好的地方去,不想阿余却笑道:“知足‘尝’乐,酒香不怕巷深。”我知道这个吃货头脑“精”着呢,他肯定有别出心裁的想法。

阿余和我同窗的时候,课桌抽屉里一天到晚堆满零食。用他的话说,人生的好味道要从青春开始。

高考后,我们一个南下,一个北上。大学四年,我学的是平面设计,挥霍着家里的生活费,发誓要做个名扬四海的设计师。和我专业一样的阿余,却利用课余和假期,穿梭在北方各个不同的餐馆兼职,养活自己之余,还学得一手好厨艺。大四实习,我进了一家设计公司,每天朝九晚五,忙得蓬头垢面。而阿余大三就在大大小小的餐馆里,将一把大勺挥得呼呼作响。

在“燃吧”之前,阿余先是盘下了我实习公司对面一间狭小无比的烧烤铺子。那间小铺子闲置了好几年,地方小,位置偏,价格虽便宜,商业价值却极低。阿余却想着在那里开个果汁店。众人都不看好,但就眼看着他的果汁店生意越发红火。有一天,阿余约我一叙。我打趣

道:“又出什么幺蛾子?”“我贷款了五十万。开间餐馆,打算开档次高点的日料店。”阿余回我。“你果汁店不是开得好好的嘛?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“果汁店太小了,做不大。实话说啊,我当初盘这家店就是想着以后开餐馆向银行贷款的时候有东西抵押。”阿余答。

日料店开业那天,挂在门口的风铃很少响起,我对他说:“生意不好吧,让你把店开这么偏。”他没吱声,穿着洁白的羽织,在案板上做着寿司。一碟寿司做罢,阿余擦干净手,把寿司递给我,又给我倒上满满一杯开水:“人生总是要折腾,青春总是要燃的。创业的时候我就想好了。燃,就是徜徉在自己的热爱中,不计得失。”

又过了半年,我们大学毕业。高中同学聚会,阿余通知大伙到“燃吧”集中。大家以“好时光一起燃”为主题,各自打开了心扉。很多同学和我一样,忙着考研找工作,耷拉着黑眼圈,成天陷在各种考试之中,按部就班过日子,早已没了追梦的激情。阿余眨着眼睛透露了一个秘密,他打算开二店。这个消息就像星火一样把同学们“燃”起来了,大家在他的故事里重拾青春的激情。

阿余想把他的二店开在小城南边,我们认为以他的实力,

大可以在城区中心地段买个门面。阿余说,小城已经与省城对接了,偏僻点有啥怕的,这地铁不是通了吗?他觉着“燃吧”生意会蒸蒸日上,毕竟各种外国料理是现代青年人喜欢尝试的。他还说,明年“燃吧”还要在城西再开分店,有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计划入股。

短短几年,阿余盘下烧烤铺子,开果汁店,果断转身“燃吧”,扩大后又带动一批年轻人链接了梦想。事实上,他每天都在思考,他认为推动小城经济发展的是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,所以,大学毕业不读研不工作而是直接把手艺练好再开店。阿余的这个构思在经过了短暂时间的生意萧条之后,不仅没有动摇,反而更加坚定。如今,一店二店,线上线下,阿余忙得像只陀螺。不知不觉中,我也接受了阿余“燃”的思想的熏陶,开了一家燃文化创意工作室,重新拾起了画笔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四时风物

## 植树节

[贵州]赵仕华

我趴在老茅草遮住的家门口,看他们又来了。这是自我记事以来,他们第三次来这里种树。

第一年他们来,我刚出生不久,吓得直往洞里钻。那时地可真硬啊,风一吹到处都是沙,有时还把洞口给堵住。他们种下的树苗小小的,和我的前腿一样,它们那么小,我怀疑在夏天的高温中难以存活,结果真的死了一大半。

没想到,第二年春天他们又来了,不但补上了去年夏天死的树苗,还在另一片地种了好多小树苗。那个年年都来的,头发黝黑、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人,用手比划着去年种下的一棵小树的新高度,笑得眼角皱纹都堆在了一起。

今年,他们是第三次来了。我悄悄地看着他们。那些最早种下的树苗,高的高出黄牛一大截了,矮的也比讨厌的野猪高了。树投下来的绿荫,早已能盖住我的身体。地也变了,土变得松软,枯叶在树下堆积,我前些天还看见蚯蚓从树叶下拱一些细土。锄头、铁锹挖土的声音,咔嚓咔嚓,也不像以前那样费劲,一挖一个白印子。

他们今年在山坡那边种树,有人挖坑,有人扶苗,有人浇水。黑框眼镜没有去那边,他走

到最早种的那些树前面,把手放在一棵碗口粗的树干上,那树是他种的,他每年都来看。他就站在树前,脸上满是笑容。

植树的人带来了泥土味,风从远处吹来桃花、李花、梨花的香味,混在一起,味道甜甜的。妈妈说,一棵树苗长成大树,要很多很多年。可那些栽树的人好像不怕时间的漫长。今年来看去年种的、前年种的,像是来看一群长得慢吞吞的孩子。枯了就补上,有空地就继续种。

我也有了我的树。去年秋天,我在洞口不远处,拱开土,埋了几颗山楂果和草籽。开春后就悄悄冒出了嫩芽。每次经过,我都会停下来看看它们。妈妈说:“前免栽树,后免乘凉。”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也能在我种的树下乘凉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,他们种完了树苗,离开了山坡,大地又恢复了沉静,只有风和阳光,还有草叶发出的沙沙声。我走出家门,望望那片他们种下的小树林。今年夏天过后,我和小伙伴们就能在那里捉迷藏了吧?而明年,当布谷鸟的叫声再次响起的时候,他们还会再来,来看看这些“孩子”又长高了多少,又种下新的树苗。而我,一只兔子,就等着一片又一片茂盛的森林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